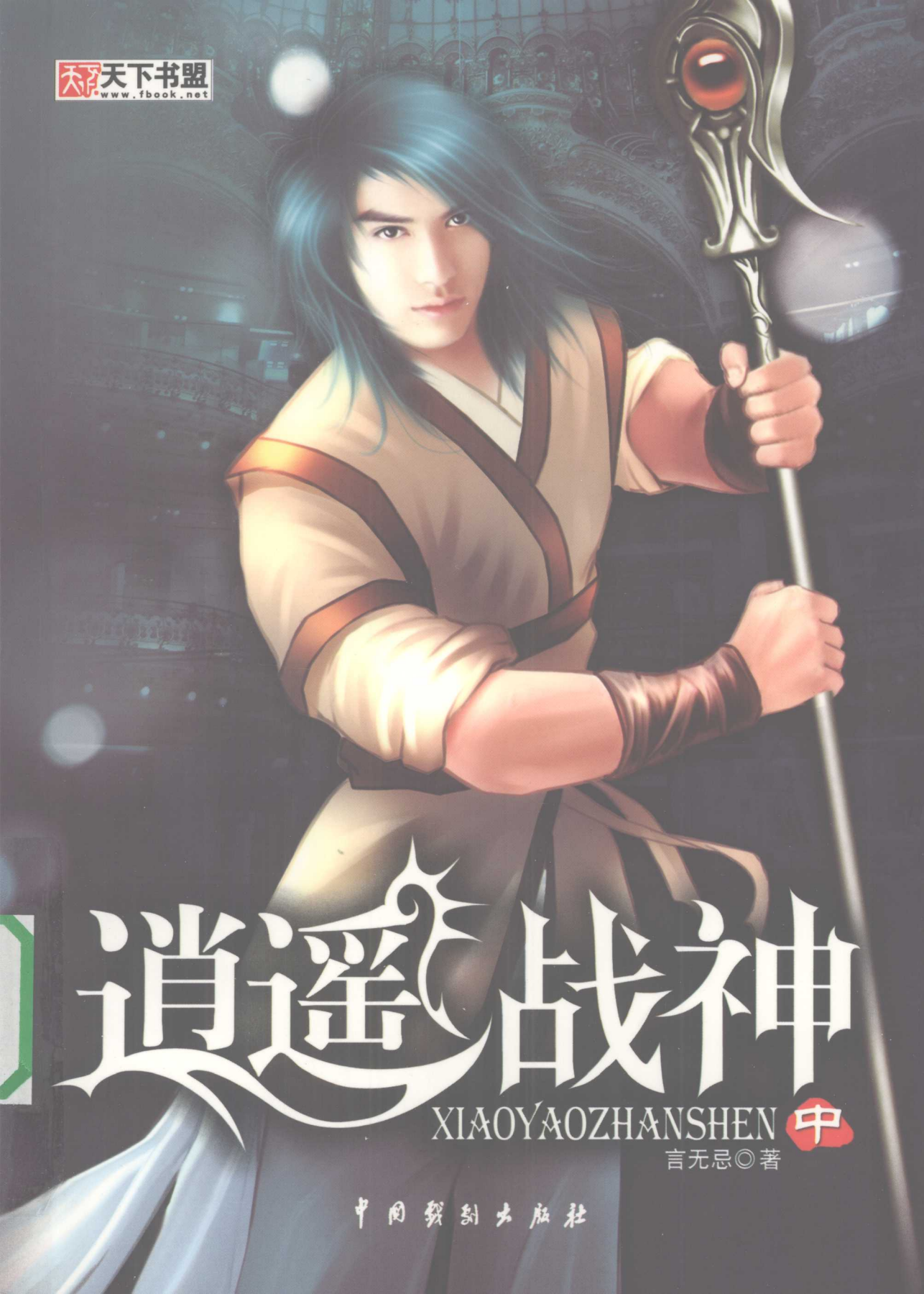


天下书盟  
www.fbook.net



# 逍遥战神

XIAOYAOZHANSHEN 中

言无忌◎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逍遥战神

XIAOYAOZHANSHEN

中

言无忌◎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逍遥战神/言无忌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104 - 02861 - 1

I. 逍… II. 言…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8111 号

---

### 逍遥战神

著 者: 言无忌

责任编辑: 吴淑苓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54

字 数: 10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2861 - 1

定 价: 75.00 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第一章	大发慈悲	1
第二章	争夺灵河	27
第三章	欣喜欲狂	54
第四章	四灵聚会	79
第五章	哀容毁戚	106
第六章	地水火风阵	132
第七章	魂兮归来	158
第八章	冬神玄冥	183
第九章	邪灵杀手	207
第十章	深山听琴	233
第十一章	万物皆贪	258



## 第一章

# 大发慈悲



稍后，昧天魔停了下来，对二人冷冷地说道：“既然没有杀我的意思，那么，不奉陪了，以后见面，是敌非友，到时可别手下留情。”一句话说完，身形慢慢淡去。

“等等。”风轻舞急忙喊道，手中白光一闪，出现两支洁白的羽毛，急速飞过去，递给昧天魔，急匆匆的说道：“这是灵识羽，以后有事，只要对着它叫三声风轻舞，我自会赶到。”

这个举动让昧天魔有些意想不到，惊讶地问道：“这又是什么意思。”风轻舞答道：“你帮过我们两人，我必须报答，可以帮你两次，以后，互不相欠，如果你还敢作恶，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昧天魔怔了一刻，突然大笑起来，说道：“不错，小丫头倒也恩怨分明，既然如此，领情了。”一语说罢，伸手将灵识羽接过去，以后有难时也能帮上一把，心中稍稍有些感激，看了看风轻舞，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怎么开口，正为难时，看见辟破玉飞了过来，于是阴阳怪气地说道，“啧啧，小情人不放心，追上来了。”

“什么小情人。”风轻舞一愣，急忙问道

“不是吗。”昧天魔神秘地说道，“你在怨念刀下看到了什么，为什么又那样伤心，呵呵，你已经爱上他了。”

“胡说什么。”一听此言，风轻舞气得满脸通红，昧天魔向上飞去，大呼道，“丫头，问问自己的心，别不承认了。”一语说罢，身形消失不见。

风轻舞兀自生着闷气，辟破玉飞了过来，问道：“刚才说了些什么。”

风轻舞白了他一眼，气哼哼地答道：“关你什么事儿。”张开翅膀向远处飞去，入侵东帝释天的妖魔也不知是否全部消灭，砾岩怎么样了，尸毗婆和普拉曼不知去了哪里，许多问题没有答案，哪有心思理会这些。

辟破玉无缘无故碰了个钉子，怎么和昧天魔说了两句话，脾气也变得如此怪异，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讪讪地跟过去。



空中只听见海涛起落的声音，邪灵虫尸海恢复平静，慢慢退去，二人海上盘桓几圈，见没有什么异常，远远地看见几处依旧灵力纵横，似乎战斗得非常激烈。

这比修努到底带来多少高手？急忙飞过去，却是破天魔和一个手持两柄铁锤的巨人，同裹挟在金光之中的尸毗婆，一来一往，打斗得非常激烈，巨人力大无比，每一锤都有万钧之力。

破天魔不住的在二人身前身后盘旋，哇哇怪叫着左砍一镰，右砍一镰，防不胜防，空中、地下又有无数形形色色的妖魔，尸毗婆不但要招架破天魔和巨人的攻击，还要防止形形色色妖魔的偷袭，阴风呼啸，灵力激荡，战局竟成了僵持局面。

辟破玉和破天魔交过手，知道这家伙比较厉害，手持铁锤的巨人魔力看起来也和破天魔相差无几，急忙大声呼道：“比修努已死，快投降吧。”

呼声袅袅传出，天上地下悠悠回荡，交战双方一愣，魔兵魔将有些惶恐，突然，巨人大笑起来：“你能杀死魔尊，真是天大的笑话，他早是不死之身了。”

一听这话，魔兵魔将又鼓噪起来，破天魔立在空中，一双怪眼眨动几下，手臂突地无限伸长，顺手抓起几个妖魔扔向空中，大呼道：“魔尊现身。”

妖魔飞上去，本来就要消失的邪灵虫尸海又沸腾起来，轰轰轰数声巨响，一道道大浪涌出，将飞上天空的妖魔完全吞没，几声微弱的惨呼过后，比修努又从汹涌澎湃的海水中露出头来，脑袋蛇虎豹象一一变化，恐怕正在吞噬几个妖魔的元神，眨眼的工夫，疙疙瘩瘩的脑袋又露了出来，狂笑着喊道：“哈哈哈哈哈，小子，我是打不死的。”

随着比修努的狂笑声，魔兵魔将各举刀枪，整齐有序地呼喊着：魔尊——魔尊——声音粗细不一，一时间居然士气大振，几只仙鹤鸣叫着飞过来加入战团，然而魔兵魔将杀之不尽，对改变战局却也无济于事。

到底怎么回事，比修努居然又活了，可真让人头疼，邪灵虫尸海漫卷过来，天空又慢慢黑了下来，比修努依旧在狂笑着，这一次不知又有什么阴毒招式。

风轻舞闻声大怒，这一刻气的是三尸神暴跳，顾不上理会破天魔他们，掉头向比修努飞去，双翼连连扇动，飓风卷起，连大地都被掀开，在飓风中绞得粉碎，迷迷茫茫，如一场铺天盖地的沙尘暴，呼啸着向邪灵虫尸海卷过去，竟要用沙尘将邪灵虫尸海填平，将比修努活埋。

涛声震天，沙尘飞舞，整个空间巨响不断。

上有风轻舞，下有尸毗婆，虽然暂时无事，然而比修努却怎么也打他不死，这么纠缠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辟破玉上上下下看个不停，心头焦虑异常，这到底怎么回事，想着想着，心头有了主意，大呼一声：天罡总枢——他要请老人家帮忙。





呼声落定，空中咕的一声怪响，升起一团云气，老人家露出头来，也不等辟破玉问话，呀呼——一声大叫，似乎非常高兴，曳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天上地下迅即转了一圈，对辟破玉高声喊道：快请幽冥三神。

一听此言，辟破玉也不加思索，心头存想，手心一团黑气急速凝聚，无常拘魂锁已握在手中，梭梭落落，梭梭落落，从手掌两边逐渐伸长，只见足下红光一放，已变成一团深灰色的火焰，自然是幽冥地火，向无常拘魂锁烧过去。

大声呼道：幽冥三神现身——

无常拘魂锁在幽冥地火中燃烧，登伽丹陀罗已经有了感应，高空之上云气开始急速旋转，无声无息之间一个黑点逐渐扩大，变成不断旋转的涡形门，门内幽冥三神现出身形。

婆塔角白眉白须在旋转的气流中飘动，手持分光鉴心镜，站在巨大的幽冥黑玉蟒头顶，左右分别是登伽丹陀罗和妙吉祥，各持无常拘魂锁，转生法轮，威风凛凛。

分光鉴心镜在婆塔角的催动下射下一道白光，逐渐铺开，天上地下全部笼罩在白光之内，登伽丹陀罗一声怒喝，无常拘魂锁快速舞动，化成无数条向四面八方急速飞出。

妙吉祥则微笑着转动转生法轮，涤虑冥波汨汨流下。

魔兵魔将在幽冥三神的作用下，一个个发了疯似的，或哭或笑，或悲或叫，喧闹异常。

无数幽灵从魔兵魔将体内分出，有的被无常拘魂锁缚住，有的沉浸在涤虑冥波之中，密密麻麻地向涡形门飞去，辟破玉一下子明白了，怪不得魔兵魔将杀之不尽，原来他们就是被具有无限怨念的邪灵吞噬魂魄，占据肉身，如受操控的机器人，变成了杀戮成性的妖魔，要想战胜比修努，必须剁掉他的爪牙，只有消灭了这些邪灵，合数人之力，战胜他和魔界圣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邪灵在分光鉴心镜下，根本无所遁形，就连他们的心思也被照得清清楚楚，只日被无常拘魂锁、涤虑冥波拘进了幽冥世界，直接接受末日审判。

只有比修努、破天魔和手持铁锤的巨人还在顽强地坚持战斗，然而战场上多寡之数顿时逆转。

比修努和风轻舞缠斗在一起，海浪滔天，大风呼啸，一时相持不下，他虽然着急，却也腾不出手去，眼睁睁看着魔兵魔将一个个体倒在地，形神俱灭，他是干着急没有一点办法。

而尸毗婆压力顿释，浑身金光一放，化出三头六臂，手中各持法器，分别向破



天魔和手持铁锤的巨人迎上去，身边没有牵绊，这才发挥了真正实力。

天边金光闪烁，普拉曼来了。

“师父，师祖被比修努杀死了。”远处一人悲呼道，远远看去，头陀正站在砾岩头顶，砾岩已经醒了，此刻扇动翅膀，卷起一天的烈火，又来了几个生力军。

普拉曼听到头陀的呼喊，悲呼一声，周身金光大放，催动炼神掌，一式一式地朝比修努击过去，掌影从飓风中穿出，灵力惊人，头陀、砾岩紧随其后。

见已经胜券在握。辟破玉狂笑不止，大呼道：“老人家啊老人家，你怎么这么聪明，对付邪灵，谁还能强得过幽冥三神，哈哈哈哈哈。”

老人家白了他一眼，不满地说道：“小子，废话少说，没见别人都忙着呢，还不过去帮忙。”

“得令。”辟破玉拱一拱手答道，转过身向下飞去，比修努打不死，他已经铁了心的先找一个软柿子捏捏，老人家满意地点点头，微笑着看着一片混乱的战场，仿佛一个指挥若定的大将军。

破天魔他们和尸毗婆缠斗得正急，转眼就要分出高下，辟破玉无端加入战团，攻势迅猛，气得哇哇大叫，却也无计可施，四位混战在一起。

“小心元神出壳。”婆塔角大呼道。辟破玉一愣，头顶阴风袭下，急忙举戟一挡，只觉得功力强大，就连三叉烈焰戟都要被打出原形，慢慢地弯下去，定睛一看，却是巨人分出元神偷袭，狞笑着催动魔力，非要将之砸成肉馅。

和他这么僵持也没什么意思，眼珠一转，身形慢慢小下去，忽然红光一闪，消失不见，巨人落了个空，急忙睁大一双怪眼四处打量，然而却不见踪迹，辟破玉又到哪里去了，纳闷中……

吓，一声巨响，却是尸毗婆百忙之中分出身来，张口就是一道闪电，尸毗婆对付他俩和无数魔兵，都未露败相，灵力何等强大，闪电击来，巨人避之不及，噤噤连连倒退，马上就要栽倒了。

“快用阴火灭了元神。”老人家空中急呼道，呀呀的，指挥的人挺多，巨人手下，一点绿光突然放大，巨人身上顿时布满阴火，喊都来不及喊一声，灰飞烟灭。

“惊天——”破天魔悲呼一声，攻势更急，想极力打倒尸毗婆，好为惊天魔报仇，然而尸毗婆将他纠缠得紧紧的，根本分不开身去，其实要论尸毗婆的法力，破天魔早已死了好几回，可每次在千钧一发之际他都会主动停手，也不知打得什么主意。

一不小心灭了一个天字辈的大魔头，没准也是个魔界圣使，辟破玉这次猜对了，手持铁锤的巨人正是魔界圣使之一惊天魔，杀戮成性，每一招下去都不藏力，





和尸毗婆打斗许久，魔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还没来得及恢复就在辟破玉的阴火下形神俱灭。

比修努带来的魔界圣使死了一个（惊天魔），伤了一个（逆天魔），叛了一个（昧天魔），而且手下重生的魔兵魔将几乎损失殆尽，这一次败得太过彻底，他已经有了逃跑的意思，好在人界邪气上升，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整兵再战。

绿光过后，辟破玉现出真身，挥戟狂呼，嘿嘿，这人多欺负人少就是过瘾，虽然胜得有些那个，嘿，管他呢，赢了就行。

放眼看去，破天魔早成败相，但还在那里兀自支吾，不由得心中有些生气：你说这尸毗婆怎么还不痛下黑手，乱发什么慈悲。也不多话，伸手一拂，一条火龙就打了出去，大声道：“小子，还支吾个什么劲儿，早点歇了吧。”

破天魔正手忙脚乱地招架，火龙呼啸着击过来，躲避不及，在强大的灵力下，一声惨呼，斜斜地飞出去，口中鲜血狂喷。

这两招打得结实，一点都没浪费，辟破玉大喜，飞都顾不上，反正距离也不远，大约数十丈的光景，举着烈焰戟跳过去，就要将破天魔彻底解脱，眼看就要得手，眼前金光一放，尸毗婆现出身形，眉头紧皱，将辟破玉阻住，也不让他过去，似乎十分不满，难道要辟破玉放过破天魔。

呀呀的，这尸毗婆不知是怎么想的，和破天魔到底什么亲戚，慈悲是可以这么发的吗，更何况破天魔早已自己承认，他天生就是一个坏胚子，凶残、好杀是他的本性，从来就不知道善为何物。

辟破玉急了，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寻找靠近破天魔的门路，可尸毗婆总是挡在身前，不让他过去，不由得喝道：“闪开。”

“阿弥陀佛。”尸毗婆双手合十，看了看躺在地上挣扎的破天魔，回过头缓缓说道，“施主，破天魔受了重伤，已经受到报应，还是放一条生路，让他反省去吧。”

“胡闹。”辟破玉急道，“除恶不尽，贻祸无穷。”

尸毗婆偏颀地答道：“以杀止杀，何时才到尽头呢。”

“迂腐。”辟破玉一怒之下，有些口不择言，急道：“你可以对魔仁慈，魔能对三界众生仁慈吗。”

两位开始激烈的辩论，辟破玉不敢对他用粗。

尸毗婆顽固透顶，他就是不让，大道理讲起来一套一套的，谁也说服不了谁，怪不得以他的法力打了许久还分不出高下，原来是不忍心下手，幻想以佛力感化妖魔，天哪，神界出了这么个人物，可真是老古董。



“佛经有云：无量有四，一慈，二悲，三喜，四舍。又云：与乐之心为慈，拔苦之心为悲……”他絮絮叨叨说个不停，道理讲得似是而非，可真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真不知道这几万年是怎么修行的，听得辟破玉一个劲儿的犯晕。

就在辟破玉和尸毗婆争论的工夫，破天魔却是一句话都不说，抓紧时间恢复、疗伤，准备伺机逃跑，他已经明白过来，重伤之后，去哪里都是送死，老老实实呆在尸毗婆身边，却也安全无比。

邪灵虫尸海依旧汹涌澎湃，普拉曼，头陀、砾岩等人加入战团，打斗得相当激烈，神兵、法器、狂风、烈焰层出不穷，让比修努应接不暇，海面上大浪滔天，轰响不断，然而在强大灵力的约束下，却也无法再漫卷过来，整个东帝释天半黑半明，看起来非常怪异。

分光鉴心镜依然通天彻地，来一次也不容易，登伽丹陀罗、妙吉祥还在不断的搜罗比修努用邪气培育的邪灵，幽冥世界获得了大丰收，一下拘捕这么多邪灵，三界也能清静几日。

“尸毗婆小心。”空中婆塔角大声呼道。他已经看到了破天魔的心思，然而喊得有些晚了，几乎与此同时，破天魔周身黑光一绽，竟突施偷袭，一团强劲的气劲不偏不倚，正好击在尸毗婆身上。这是破天魔拼尽全力所为，尸毗婆全无防备，闷哼一声，口中鲜血狂喷，踉踉跄跄倒在辟破玉怀中，浑身黑气洒开，身形时隐时现，显然已是伤到了元神。

辟破玉忙喂一颗赤霞丹下去，周身火焰腾起，用灵力替尸毗婆疗伤，正在此时，一团黑气涌起，纵横交错，空间顿时分出一个十字形烙印，将天地撕开，破天魔竟是乘救人之际，利用破天残光斩转换空间，借机遁去。

辟破玉无暇追赶，百忙之中，天眼忽地张开，一道金光从烈焰中激射而出，只听十字形烙印之中闷哼一声，破天魔已经中招，估计上千年的魔力已经毁了，破天残光斩留下的十字形烙印迅即消失，空间平整如初，显然已经逃了。

尸毗婆看着破天魔逝去的方向，咳咳咳嗽几声，轻轻地说道：“走就走罢，为何又添罪孽。”这句话居然还充满了同情，全不把自己当回事儿。

老人家急匆匆地飞下来，他却没有一点怜悯之情，看着尸毗婆，不住口地嘲笑道：“嘿，我说你个大和尚，大发慈悲也要看个对象，像破天魔这样的大魔头，只要有一点机会，他就不会放弃作恶，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一点难道你还看不出来……”

老人家还在啰唆，辟破玉实在听不下去了，正要喝止。

却听到尸毗婆自语道：“不是的，一只鸽子被老鹰追得很急，逃到佛祖面前，



佛祖欲救鸽子，却听老鹰说，鸽子得命，它不免会被饿死，于是佛祖从自己身上割下与鸽子等重的肉，赐予老鹰，老鹰、鸽子都活了命……”

说到这里，身子一挺，一口鲜血涌出，稍后，看了看辟破玉，生怕他听不懂似的继续说道：“这个故事说的是佛祖为了救护生灵，不惜割舍自己的身体，正是慈悲的表现啊。”

天哪，都到了这般时候，他还在咬文嚼字，对佛经生搬硬套。

说话间，辟破玉灵力已经用到极限，在赤霞丹和灵力的双重作用下，尸毗婆虽然没有形神俱灭，然而法力丧失殆尽，脸上堆满了皱纹，千万年不灭的肉身逐渐干枯下去，仿佛一具历经千年的木乃伊，魂魄离体而出，迷迷蒙蒙，不知要去向哪里。

元神受到重创，虽然肉身被毁，然而却灵魂不灭，这已是最好结局了。

辟破玉看着在空中飘浮的尸毗婆，不知说些什么，按照人界的说法，他已经死了，即便是到了这般时候，尸毗婆依然没有为自己的慈悲后悔。

“呵呵，居然比我老人家还要顽固，稀奇稀奇。”老人家还在那里冷嘲热讽，没有一点回去的意思。

不管怎样，为了主义献身的人是不应该受到诋毁的，辟破玉第一次对老人家颇为不满，暗运灵力，浑身金光一放，将老人家沐浴在仙灵真气之中，老人家大喜，舒舒服服地回去睡觉了。

抬头看去，比修努还在与风轻舞、普拉曼他们激战，登伽丹陀罗也怒吼着加入战团，大概已经知道了比修努冒充他骗人的事情，邪灵虫尸海在幽冥三神的作用下，邪灵一冒出头，便被收了去，威力减弱了许多。

普拉曼已经幻化出的法报三生海，如九天之水，倾泻而下，滔滔不绝，他也是踏浪而来，辟破玉无暇多想，放下尸毗婆业已干枯的肉身，大呼一声：我来也。通灵金光射出，身形已经出现在比修努身侧，激荡的海浪之中，狂风呼啸，烈焰滔天，金光闪烁，神魔各施法力，极尽变化之能事，打了个不亦乐乎。

然而比修努不知到底有多强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邪灵虫尸海中时出时入，随时变换形象，虽然有些狼狈，然而却和这几位高手斗了个旗鼓相当。

比修努狂笑着：“哈哈哈哈哈，我是打不死的，你们能奈我何。”

婆塔角面色一肃，分光鉴心镜照下去，仿佛看到了什么，大声呼道：“他的灵魂……”

话还没有说完，比修努面色一变，大呼一声：找死，一团黑气离体而出，再看时，真身已经出现在高空之上，周身蓝光大盛，魔日铄金弹凶狠的向婆塔角打了过



去，只留下一具肉身，在神界几大高手的作用下，化为齏粉。

比修努在数大高手的围攻下居然舍去肉身，来去自如，婆塔角半句话生生咽回去，白眉白须无风自动，悠悠飘起，结成一张大网，向魔日铄金弹缚去，魔日铄金弹旋转着，冲撞着白眉白须结成的大网，长长的尾巴急速缩短，忽而轰的一声巨响，魔日铄金弹居然爆开，强大的魔力四散而出，婆塔角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强大的魔力下，从幽冥黑玉蟒头顶直直地摔下来。

比修努狞笑着大呼一声：“去死吧。”单掌一放，一道闪电迅猛地击出，眼见得婆塔角就要被击中。

幽冥黑玉蟒和妙吉祥已经反应过来，迅猛地扑过去，一个去接婆塔角，一个阻拦比修努，然而这一切发生在瞬息之间，还来得及吗。

婆塔角落下去，分光鉴心镜没有灵力的催动，逐渐失去光芒，闪电击出，就要被打个正着，说时迟，那时快，虚空之中突然金光大炽，金光之中一朵白莲花悠悠转动，将婆塔角接住，闪电击来，被金光消弭得无影无踪。

比修努一击不成，准备另发一招，天上地下的天神岂是吃素的，哪儿容得他当面对所欲为，妙吉祥骄叱一声，拼尽全身灵力，阴雷迅猛地击出，海面上风火二龙扭结在一起，风助火势，火涨龙威，乘着法报三生海海水，翻卷着，怒吼着飞上来，端的迅捷无比。

比修努避无可避，已经被击中身体，不停的挣扎，然而在数大高手强大灵力的锻压下，身形渐渐淡去，周身上下，各色光芒电流一般，不停的游走，即便是元神也被牢牢地困住，他想走也走不了了。

邪灵虫尸海终于消于无形，哗哗水响声中，法报三生海也逐渐退去，天空重又晴朗无比，一场恶梦终于过去了。

众神向白莲花飞过去，想看看婆塔角的伤势，空中金光顿敛，白云之上，端坐着一个形销骨立的老和尚，眉头紧皱，似乎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身子稍稍一动，便能听到锁链拖动的声音，看不出从那里发出。

婆塔角惊呼一声：地藏王菩萨，挣扎着爬起，跪在白莲花上，众神随之——跪下，登伽丹陀罗、妙吉祥激动地声音都走了样，完全没有平时高傲、矜持的模样。

原来就在婆塔角从幽冥黑玉蟒头顶落下的时候，是地藏王菩萨从地狱里出来，及时出手救了他。

地藏王菩萨也不答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佛光张开，逐渐变得通天彻地，所到之处，狼藉一片的东帝释天又恢复原样，受了伤的婆塔角也恢复如初。

“菩萨。”普拉曼悲呼一声，指着被灵力缚住的比修努说道，“明王被他……害



了，就连师兄也……也……”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他们在东帝释天，平日里读经说法，修身养性，日子过的安宁祥和、波澜不惊，然而比修努一来，这一切都变了，饶是普拉曼有很深的修为，突遭巨变，一时也承受不起，正所谓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普拉曼的修为，充其量也只是分形中品，还没有到无欲无求的金仙境界。

“呵呵。”地藏王菩萨强忍着痛苦笑道，“不妨事，不妨事，各人有各人的因果造化，你在这里悲怨执著，又焉知坏事不能变成好事。”声音慈祥无比。

“可是……”普拉曼还要说下去。

地藏王菩萨摆了摆手，抬头朝空中呼道：“明王，此时不出，更待何时，东帝释天的事情，难道非要老衲来打理吗。”

地藏王菩萨糊涂了吗，孔雀大明王分明已经死……说错了，已经圆寂了，这会儿那里还出得来，然而，菩萨怎么会说错话呢，众神有些疑惑。

地藏王菩萨的呼声传出去，传出去。

“菩萨言重了。”空中有人悠悠答道。

天际一阵微风徐徐吹过，在微风的沐浴下，众神的悲怨愁苦一一化为乌有。无声无息之间，孔雀大明王出现了，虚空之中，踏步而来，身后留下一个个幻影，转瞬消失。

“明王。”普拉曼一惊，迅速迎了上去，头陀也是兴奋异常，紧随其后。

孔雀大明王看着他俩，面带微笑，眉头舒展，已经放下无边心事，形容不在那么憔悴。

“恭喜明王。”地藏王菩萨合掌贺道，“境界又进一层，已经到了归无的地步，倒让老衲有些惭愧。”

孔雀大明王笑道：“菩萨若真存此心，与争强好胜又有何异。”

一听此言，地藏王菩萨面色一肃，旋即说道：“老衲着相了，罪过，罪过。”

孔雀大明王看了看地藏王菩萨，说道：“菩萨不必太过自责，万事随其自然可以。”

“阿弥陀佛。”地藏王菩萨合掌宣一声佛号，说道，“谨受教，此间事已了，老衲告辞。”

孔雀大明王微微点了点头，也不多作挽留，地藏王菩萨身形慢慢淡去，刚才两位说的是深奥的佛理，地藏王菩萨似乎已经心有所悟。

见地藏王菩萨走了，幽冥三神也待不住，和众神一一拱手道别，就要飞入涡形门之中。



辟破玉说一声且慢，将婆塔角一把拽住，轻声问道：“刚才你说什么灵魂，居然将比修努惹急了，冒着形神俱灭的危险非要将你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说实话，这个问题许多人都在关注，一起向婆塔角看去，等待他的回答。

婆塔角还是那么个慢性子，似乎心有顾虑，抬起头看了看孔雀大明王，孔雀大明王依然微笑着，是在鼓励他说下去。

于是咳嗽一声，开口说道：“战斗之时，不管怎么加持灵力，分光鉴心镜始终照不到比修努的魂魄，也就是说，比修努并不在东帝释天，我们打的也许只是他的分身。”

什么，分身法力就可以这样强大，辟破玉他们越听越糊涂。

“呵呵，婆塔角所言似是而非。”孔雀大明王终于说话了，“这段因果要分说明白，还得从一万年前的那场神魔大战说起。”

说到这里，向被几天天神束缚住的比修努看了一眼，旋即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缓缓说道：“说起比修努的本来面目，却是本王最小的弟子，因天资聪惠，深得本王的喜爱，一万年前，本王命他往三界游历，谁知一时把持不住，爱上了魔界水母的女妖塞壬，结下了一段孽缘……”

“水母，莫非就是比修努和羲和联手在夜摩天消灭的那个大魔头。”辟破玉突然插话道。

孔雀大明王微笑着点了点头，继续说道：“不错，女妖塞壬修为虽然不算很高，却善能蛊惑人心，比修努与其交往日深，逐渐不能自拔。本王获知此事后，也太过于严厉，有恨铁不成钢之感，命比修努在东帝释天面壁三百年，精研佛理，不许他和女妖相见。

在此期间，女妖多也曾次上东帝释天纠缠，为免除后患，使大弟子尸毗婆以大法力灭了塞壬，本想化解这一段孽缘，让比修努一心修持无上大道，谁想比修努获悉此事后，却因爱成恨，最终坠入魔道，就连本王也不能救拔于他，于是在神魔大战之中，被打入了阿修罗炼狱。”

说到这里，孔雀大明王似乎又有些心痛，继续说道：“比修努被打入阿修罗炼狱后，成了本王和尸毗婆最大的心结，本王恨自己在关键时刻没有拉他一把，而尸毗婆，始终认为杀了女妖塞壬是最大的错误，这件事成了他修行的一大魔障，故而一心参研佛理，寻求化解魔道的方法，因天资有限，许多道理参研不透，性格开始变得固执倔犟……”

都没有想到比修努还有这么一段经历，众神沉浸在孔雀大明王的叙述中不能自拔，忽听远处一声长呼：“明——王。”声音有说不完的悲怨愁苦，众神抬头看去，





却是尸毗婆回来了，魂魄自远处飘飘悠悠，随风而至，他的心结还没有放下。

孔雀大明王随手一招，魂魄已经飞到手掌之中，尸毗婆虽然已死，但还是那么倔强，看着孔雀大明王，一字一顿地问道：“难道弟子错了吗？”

孔雀大明王轻轻叹了口气，说道：“行恶者无善念，行善者无恶心，善恶如浮云，无所生亦无所灭。”孔雀大明王讲的是作恶行善全凭自己的本性，本性善良的，不知不觉间也在做善事；本性邪恶的，如不以大法镇压，虽然有时从表面上悔改了，然而迟早还是会为祸三界。

尸毗婆低头不语，陷入深深地沉思之中。

孔雀大明王不再追问，继续向众神说道：“众所周知，阿修罗炼狱除了具有无上毁灭力量的三大天劫外，更有融合菩提音的冲始元光化解众魔心中的戾气，虽然阿修罗炼狱中封印的大部是魔界的精锐力量，然而还是有一部分受到感化，自然得到解脱，灵魂重入轮回，生生不息；其余的魔头却大都冥顽不灵，他们是三界中的邪恶之源，时时与三大天劫对抗，妄图冲破阿修罗炼狱的束缚。”

也就是说，从阿修罗炼狱中冲出的都是十恶不赦，冥顽不灵的魔头，那么放过昧天魔是不是也和尸毗婆饶恕破天魔一样，犯的都是愚蠢的错误，想到这里，辟破玉和风轻舞对视一眼，暗暗有些担心。

孔雀大明王继续说道：“比修努与诸魔不同，因一时的妄念由神入魔，善良的本性只不过受到了蒙蔽，故而他在炼狱之中虽然受一些苦楚，但本王总希望他能被冲始元光感化，自己得到解脱。

然而这一次本王又错了，比修努自女妖塞壬被诛杀后，性情大变，同时是融合佛魔两界法力的高手，又有在神界修炼的无上法器破神炉，他带领诸魔，用破神炉躲避三大天劫，等待机会复出，数千年后，终于等到天网破损，阿修罗炼狱打开的一天。”

这一句孔雀大明王轻轻带过，无非担心辟破玉又由恨成狂。

孔雀大明王一一诉说根源，整个东帝释天安静极了。

孔雀大明王继续说道：“在这数千年里，比修努在冲始元光的感化下，本性的善与蒙蔽的恶一直在交战不已，冲出阿修罗炼狱后，魔帝要借助比修努的力量使妖魔重生，壮大自己的力量，从而达到统一三界的目，故而蛊惑比修努心甘情愿地将灵魂交给魔鬼，魔帝以大魔力将之分开，分别封印于七处，只要灵魂尚在，比修努就死不了，他的不死之身也就是这个缘故，否则，东帝释天一战，他又如何能如此从容。”

呵呵，怪不得比修努打而不死，一听到婆塔角说灵魂，以为看出根本，不顾一



切地攻击，原来是这个缘故，众神恍然大悟，一齐向被灵力困住的比修努看去，咦，比修努不见了，他又是什么时候走的，众神大吓，纷纷起身，各自感应，非要将之抓回来，困住也行，否则今后你打不死他，只有他打你的份儿，那还了得。

孔雀大明王明白了众神的心思，说道，“比修努原本就不在这里，又向何处去寻。”

众神愣在当场。

孔雀大明王说道：“和你们打斗的，只是善与恶结成的魔灵，可以借体成形，并非婆塔角所说的分身。”

说到这里，孔雀大明王笑道：“呵呵，以魔帝法力，尚未将善与恶分开，比修努有救啊。”

众神还是不明就里。

孔雀大明王摇了摇头，继续说道：“这其中道理微妙难言，全凭众人的感悟，其实本王也是在生与死的刹那间明白这个道理，从而达到归无的境界。”

原来孔雀大明王就是在快要消亡的一刻看出比修努成魔后的本来面目，从而放下近一万年的心结，与无边宇宙有了感应，修为瞬间得到升华，从而不生不灭。

“明王。”忽听得普拉曼高呼一声，悲声说道，“可笑我和师兄生怕比修努寻仇，竟用隐形结界将东帝释天藏起来，如今看来，一切都是妄用心机，早知有这段因果，师兄也许不会……”

孔雀大明王看了看普拉曼，说道：“身体如旅社，灵魂为过客，一付臭皮囊，有何依恋处。”

普拉曼低下头去，知道自己又执著起来，始终参不透生死，不过这也难怪，上万年的友谊，普拉曼已经习惯了有尸毗婆的日子，突然分离，肯定有些不适应。

“难道对比修努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辟破玉突然问道。

这句话问到大家的心里，灵魂被魔帝封印后的比修努，相当于生命不在自己手上，只有不生不死的魔灵在三界出现，他就如镜花水月，看得见摸不着，以后再遇到，只有挨打的份儿，这可大大的不妙。

孔雀大明王微笑道：“倒也不是没有什么办法，他以魔灵占据肉身，肉身毁灭一次，魔灵便弱上几分，东帝释天一战，经诸神合力，已经将魔灵击散，比修努却也要休养一段时日才能继续为祸三界，如果能够找到封印的灵魂，合为一处，比修努自然可以战胜。”

“可是，比修努的灵魂被封印在哪里。”辟破玉又问道。

孔雀大明王仔细看了看辟破玉，微笑着说道：“呵呵，小施主太性急了，以魔



帝的法力，哪里能有固定的地方，你只凭一颗伏魔之心向万恶渊藪处寻找，也许就会找到。”

这意思是能不能找到比修努的灵魂，还得全靠机缘，不过也对，魔帝的法力，岂能等闲视之，经他封印的灵魂，法力不到一定程度是感应不到的。

说着话儿，孔雀大明王的目光落到无极清心链上，稍稍一怔，说道：“也许这段因果却要放在小施主身上。既如此，过来吧。”

一句话说完，只手一招，辟破玉不由自主地飞过去，孔雀大明王嘴唇翕合几下，辟破玉不停地点头，竟是在传授破解魔帝封印，收回灵魂的密法，当下牢牢牢记在心上。

“阿弥陀佛，小施主记下了吗。”孔雀大明王问道，辟破玉连连点头。

孔雀大明王笑了，说道：“适才传授的，却是破瘴、辟邪两咒，持此可以进入万恶渊藪，不被邪恶污染，以便收回比修努的灵魂。”

哇噻，又长本事了，有破瘴、辟邪两咒，腐神血雾之类的东东就再也不必害怕了。孔雀大明王对他如此器重，辟破玉觉得肩上胆子又重了许多，他明白了，收伏比修努的事儿已经交给了他，到底为什么，一时也想不明白。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孔雀大明王看了看尸毗婆的魂魄，轻声问道：“尸毗婆，以为师目前的法力，自然可以使你再生，然而上万年来，你一直随为师修行，不知人界疾苦，俗语云：不入红尘，焉能奢谈看破红尘，为师意欲使你重入轮回，终得勘破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再证菩提，你看如何。”

这句话说是在询问，其实是给尸毗婆指引了一条光明大道，尸毗婆陷入深深地思索之中，目前他面临一种艰难的选择，是留在东帝释天，依旧被执念困扰，还是坠入轮回，自己拯救自己，话说回来，重入轮回之后，有两种结局，一种是看破红尘，万虑皆空，修为精进一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被红尘迷惑，永远不能脱离苦海，这是最坏的结局。

众神一齐向尸毗婆看去，都替他感到为难，孔雀大明王也不逼迫，等待尸毗婆的选择，以孔雀大明王的法力，无论哪种选择，都立时可以得到满足。

许久过后，尸毗婆终于下了决心，说道：“弟子明白明王的苦心，我愿重入轮回，渡己渡人。”众神听了这话，长长的出口气，无不为了尸毗婆为求大道，甘愿舍弃上万年法力的大慈悲之心有所触动。

“阿弥陀佛。”孔雀大明王笑了，欣慰地笑了，回头向普拉曼命令道，“普拉曼，送尸毗婆一程吧。”

普拉曼站了起来，合掌躬身说道：“师兄既然如此选择，做师弟的也不能太过